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

僖公三

襄王

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一。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

十六

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

左傳

隕星也。公羊傳。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

也。隕而後石也。

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也。杜氏曰。隕。落也。

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聞見。先

後而記之。星隕如兩。見星之隕於四遠而不見

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

是月六

鷓退飛過宋都。鷓。五。歷。切。穀。作。鷓。過。古。禾。切。

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吾不敢逆君故也。曷。是。丹。者。何。僅。速。是。月。也。何。以

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

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鷓。六。鷓。退。飛

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鷓退飛。過宋都。先勅。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鷓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鷓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美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尽廢之。**杜氏曰**。是日。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鷓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蓋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鷓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現。當時諸

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宋**。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國**。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盪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告則之。此所待於外也。奇物祿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已者。望於人也。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去声**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鷓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何氏曰**。後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所與入。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聖人所書之義明矣。

可不察哉

宋李氏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

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亦春秋墮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公羊謂是月者。僅遠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朝。棄。晦。申。為。之。深。者。穀。梁。云。石。為。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為。一。日。故。分。別。之。耳。梁。山。沙。鹿。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也。云。是。月。者。決。不。日。而。日。也。按。此。傳。以。日。月。為。例。故。云。不。日。而。日。也。按。此。傳。以。日。月。為。例。故。云。謂。因。城。尔。不。獨。以。民。聚。為。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其每季友何賢也。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

字聞諸師曰之受伊因斬裁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

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亦只是特君恩襄

仲弒逆在宣公有接立之力此一君者不勝音以情

欲以異賞報之也故背生而賜氏俾世其官春秋

出。卿。莫。甚。於。魯。皆。之。大。夫。皆。世。卿。莫。強。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仲。氏。弒。子。未。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春。秋。異。而。書。之。主。人。習。其。讀。則。未。知。已。之。有。罪。固。曰。賢。之。尔。杜。氏。曰。自。是。季。氏。世。為。卿。經於其卒

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搗命之禍其

垂戒遠矣江氏曰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

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於。此。宮。喜。杜。朱。鈕。不。特。生。而。賜。族。矣。不。宜。曰。曰。壽。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申。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亦。氏。韓。

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申。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亦。氏。韓。

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申。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亦。氏。韓。

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申。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亦。氏。韓。

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鄭氏。游氏。皆由鄉也。先王之
禮制。蕩然矣。○公穀皆云。稱季女賢也。非也。言季女之賢。不謂書季子來歸足矣。如何。復賢之乎。且書季女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本穀記其卒。

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

求者也。王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有上。惟紀伯姬宋共姬書卒葬。紀叔姬以出不書葬。鄭伯姬齊

于叔姬亦出并不書卒。紀叔姬歸。紀四十餘年不書卒。葬。必有故。鄆季姬違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

夫人。以賢而卒。葬之。宋伯姬。在家為淑。及既嫁。為賢婦。死於義

而不回。此行。去之。起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

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

而行。雖書其卒。因書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豈

素衣親臨。祖載如明帝之厚其女者。二國志魏明帝紀。太和六年。

幼女。或卒。上痛之。下追。蓋立廟。葬于南陵。取甄氏從孫黃台。葬。欲自送。先陳群諫曰。婦禮所不備。況未

替月。而為制。聖朝。衣朝。夕哭。嗚呼。古未有此。所欲。新。祖載。乎。上不聽。

附錄。左傳。夏。齊伐。附錄。不克。救徐。而。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附錄。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冬十。月。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一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十二月。會于淮。其。且。東。也。城。鄭。殺

人。病。有。夜。登。立。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左右。兵。車。之。會。也。後。漢。下。邳。國。淮。夷。嘗。病。把。而。齊。侯。

城綠使以復把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
來耶許之許侯始與會而在許許之下者此齊次之
也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
著其罪也汪氏曰桓公安撫之志至會准而愈急矣却
淮夷而力不城郟而不果况魯之信公在會遠以其臣
滅項而止之既不能為鄰國討強家又遷怒於其君待
聲姜會下而獲釋博君臣之分素男女之別霸事之債
莫此為甚蓋會准之前楚伐黃滅黃而不能恤於徐徐不
侵鄭而能得簡於存犯不若存邢之功緩於救徐不
若救許之不速宜准夷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
桓會不至而惟壯立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
謂桓公以諸侯伐淮夷曾預有功故魯頌稱既克淮夷
在泝諷誡而春秋不紀其事蓋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
以字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功安得不以伐山戎伐徐北
戎之例而特
書于經耶

襄王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徐伐英氏以觀

附錄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
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閔女曰姜及子圉
西質姜為
宦女焉

夏滅項
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公羊傳
孰滅之齊滅之
有存二繼絕
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
不可滅也既
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滅也
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
子為之諱張氏曰項國子爵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

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音取鄆取邾音取邾詩取郟是也音取郟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詩取郟是也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取邾取郟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內事而有書內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內也注氏曰晉悼公以諸侯滅偃陽楚以諸侯滅賴因會祖伐吳而繼事以滅之則皆書遂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于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郟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

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

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附志周之意也詳見成六年

見聖人文理密察外所以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罪也

費伯帥師滅郟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滅郟常事滅項非常也

是故常事諱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諱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宮年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

春秋必謹而志之

僖公德季氏雖佑之私假之以權待之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下昭在晉而意如納邾宮叛人每秉公出而肆其無忌

由此年滅項有以啓之耳

之為齊桓諱也按其文義乃是魯滅豈可為齊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為之諱乎

桓公與山戎戰春秋敗之降侯為人夫戰山戎執與滅中國滅中國反可諱而戰山戎反不得諱

乎蓋陵李氏曰公穀皆以項為齊滅賢祖公故為之諱也一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

耳故胡氏待從左氏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皮亥反

故會齊侯于卞

國下將齊侯也。大臣滅項而止信。公刑已頗矣。又遠會

婦人于齊地。此管仲既亡。恒公志荒之政也。臨川吳氏

止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

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魯之非齊侯已。歸而再會。

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為賢。婦詩人

以令妻。須之。而猶自此。蓋捨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

之。正足以碎成人之美者。借焉。周氏曰。論其情則可矣。

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通

曰。參。九月公至自會。傳。九月公至自會。書曰。至自會。猶有

殘之。見劫。耗會以告廟。桓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桓公德衰。

威信不著。張氏曰。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

伯主。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諱而致之。臨川吳氏曰。以

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

自。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齊侯之夫人

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姜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

惠公。鄭姬。生孝公。高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莊子。生

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為大子。雍巫有

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

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

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一月乙亥。葬。其不正之。則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

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則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

故稱謙焉。曰。桓公雖能用管仲。後夷狄伯

諸侯有一。臣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孝。徒

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

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二漏之生。豈能正其君哉。廬陵

李氏曰。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受職。古未始

秋。聲姜以公

卞。又遠會

臨川吳氏

齊女也。

歸而再會。

婦詩人

盲於禮義

論其情則可矣。

能無嫌乎。

猶有

桓公德衰。

得罪於

以

齊侯之夫人

皆無子。

生武孟。

生懿公。

生昭公。

生懿公。

生昭公。

生懿公。

生昭公。

生懿公。

生昭公。

生懿公。

生昭公。

生懿公。

圖伯之... 宋侯度未... 設施多... 仲尼... 日也... 耶... 公... 不... 襄... 穆... 齊... 附錄... 夏師... 志... 緩也...

襄王十有八年... 穆十八... 齊宋公下... 附錄... 夏師救齊... 志其... 緩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將立孝公... 師于... 公與... 桓公... 不言... 也... 狄救齊... 伐齊之喪奉少... 救齊者善魯也... 不善之也... 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

喪不道如此... 王... 猶賢乎宋也... 救者救無虧也... 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

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之
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凡伐者為客

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

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 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為主不與宋襄伐齊也

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

桓公管仲嘗屬反章欲 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

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

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

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

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

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懿公而春秋深罪

宋公大義明矣 問宋師及齊師戰是宋公也何以書

師既敗之何以不書人 茅堂胡氏曰

絲師見其用大衆也而敗在其中矣是以師為重以

襄公為輕矣問宋公伐齊為納公也昭也何以不書

納公子昭于齊乎曰不與納也納昭非正也公伐齊

納糾亦非正則何以書書納糾所以著莊公之罪也

止書伐齊而不書納糾則莊公得復讎之義矣或書

或不書其義自異不可不察也 宋襄有憂中

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率大衆

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裨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

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

也曷為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無虧既

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復與齊

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喪皆不義也 張氏曰長

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

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

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

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諸侯奉

少奪長犬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戎首深罪之也

宋襄曰 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

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

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也宋襄

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

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

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殺之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
以爲太子則桓公之罪也○戰于鄆公羊云
齊侯戰于鞏寧可亦曰與晉卻克之征齊乎所異於
晉者故廬陵李氏曰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爲善
宋襄之書是以河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
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
向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爲志乎
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變已息爭之
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
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
也穀梁胡氏
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劉氏曰孝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朱子曰九當作烈劉氏曰

幽於于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易萬氏曰穀

伯也是北杏之會也郵之初會皆在宋伯之前則桓公
管仲之欲或又以野幽再會以地而威令加乎四海

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
如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

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

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

所貶而無過褒以此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

不以正心正家爲務肉未及寒而廢尊事國宋伐其

喪家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伯者之不足貴而聖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

衆曰尚能治之穀梁狄人何也善暴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故

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而審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音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范氏曰：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高郵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公封之。桓死

未踰年。而衛與諸侯伐之。邪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乎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彼人伐之。邪邪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伯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邪邪曰：邪為周公之裔。衛為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而復存。今衛伐齊。喪固。有罪矣。然為宋所驅。非主兵首惡也。狄既救齊。而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為之。亦可傷中國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與師以伐人者。皆不義也。况邪小國。猶不當與類伐同姓。或者逼於狄之命。而不得已也。雖然。其後衛竟滅邪。其怨雖未必不基於此。周氏曰：伐衛以邪為首者。衛雖有罪。而邪不當與狄連兵。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夷狄先中國也。厲陵李氏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梁伯益其國而不能

襄王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穆七。杞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秦穆春

附錄因德春遂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宋人執滕宣公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也。齊宋之間不與音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

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濫也去聲其事也

年鄭貳於春秋謂執諸侯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故稱晉人。又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王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歸于京師也。執得其罪其罰輕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汪氏曰信一十八晉臣執君。既不以正故亦書晉人。魯則以曰滕固罪矣。宋襄公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已之強。一會曹一君以陵轍諸夏故書人以服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宋襄志在繼齊拒執滕子以威求伯也。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慕長今春首執滕子待強而凌弱如此欲伯得乎。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已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汪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二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辭皆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惟此年滕子嬰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亦書名蓋嬰齊自外於齊盟。蠻氏亂而無質故名以貶之也。孫氏發微謂盟文齊名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廬陵李氏曰

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濫也去聲其事也

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城之也不入北。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欒子。其罪則歸人，執鄆子。晉侯執曹伯，果宋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夏六月，宋公會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南曹之南，鄆人同曹。

邾文公在焉，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解疑於北杏，曷為謂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未嘗予宋以伯也。書爵屬辭疑於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後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邾子會盟于邾，公作邾人，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邾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臨川吳氏曰：蓋邾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廬陵李氏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邾人執鄆子，用之於次，雖之社，以

曰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邾子會盟於次，陳侯如會，雞澤陳表，橋如會，于鄆，鄆伯也。元頑如會，是也。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為用，小事不出，大器不取，用公存三亡國，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公其誰變之？齊桓國之君，又用諸淫，自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公以血社也。國之君，用之也，其用之社，奈何？蓋邾人因已以承與之盟，自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國之君，用之也，其用之社，奈何？蓋邾人因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人出於邾，則邾之罪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成鄆子亦出於邾，則邾之罪邾以自用鄆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復出爲惡與。邾人未公之盟，曹南怒邾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鄆舊怨，遂奪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伯業，邾從宋盟，安敢執鄆子？而從容同盟，與與不討，則意從乎。經書邾子與宋，出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蓋聖人所不忍言也。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爲用也。惡之

故謹而日之。諸侯終則各歸于不名。史疾之。汪氏曰：邦
 子林人賤也。上言會盟于邾，則非微者明矣。○齊侯李
 氏曰：執郕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
 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
 佚，使郕子請已。以此二國致怨，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
 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
 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其惡，躬
 為戎首，肆為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秋**
宋
人圍曹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浪瀆救而復伐之。因
 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
 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代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
 而後動。○曹
 雖與盟而猶不服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反。圍曹者，討不服也。

治法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
 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

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

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

黨錮興，**閹寺**故匹夫抗憤，烈士橫議。厄言深論不隱，

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牛僧孺**以明黨相，軋嘆

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

者大矣。汪氏曰：襄公志在近小，非持不能成大功。雖
 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

于而束手就擒於荆蠻矣。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遊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齊桓之伯。桓已去。分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勝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遂。霸也。曹公圍曹也。其於人。賤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也。怨於曹。諸夏之國。自是始。汪氏曰。經書夷。夏。之加兵於曹者。十有二。而宋居其七焉。蓋自桓公十五年。間曹之以兵佐齊。桓而伐之。六上。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宣三年。復圍之。哀之二年。六年。樂毅。向。築。再。伐。七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師。其君。滅其國。比事。之。不賤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

春秋。衛人伐邢。以報蒍。用。之。役。於是。衛大。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兩。罪。也。曰。衛。不。自。首。其。從。宋。伐。喪。之。

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衛不伐狄而伐邢。自是以人之。左傳。齊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齊桓公。會。陳。穆。公。盟。于。齊。陳。穆。公。請。桓。公。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會。于。齊。桓。公。之。好。也。盟。于。齊。地。以。齊。齊。亦。與。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若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蔡。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

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汪氏曰十八年鄭又公其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入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

下蓋深罪之也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荆蛮雖或暫從

中國而轉貳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會狄宋以

往其心南向不與中國盟會鄭亦數同數異玉

僅存鄭亦困逼於楚終春秋之出又二年復扶又盟

于翟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

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於聖人書此豈與之乎

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

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聲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

之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

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

入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家氏曰序陳

人為首陳倡盟也字鄭于下鄭首放也此楚人始會

故諱公略齊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

也後桓志稍衰成黃敗徐駸駸抗漢然尚有所懼也桓

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暇故楚假不忌桓德

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

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執見其父極力援楚具其

其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備公亦忘是懲之志借

載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

國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汪氏曰于齊

之盟魯及諸侯明盟楚之始也確上之盟外諸侯盟楚

之始也故皆以微者書而深貶之會孟盟薄盟宋直

汪氏曰十八年鄭又公其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荆蛮雖或暫從

玉

扶又盟

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

家氏曰序陳

具其

備公亦忘是懲之志借

汪氏曰于齊

外諸侯盟楚

孟盟薄盟宋直

齊桓

孟盟薄盟宋直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請秦遂取梁公羊傳曰秦取梁公羊傳曰秦取梁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瞶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其長也其長日以自亡為文非取之罪所以惡梁張氏曰梁嬴姓伯翳柏翳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

乘人之危惡易去声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

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本微

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何氏曰魚爛從內發百姓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明子曰又一周非至健

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理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古者諸侯朝修其業

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惰慢音翰

禁

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

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

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

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

輕民力滴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梁君隆

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其亡可立而待矣

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

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為文張氏曰梁國之亡禍

由於內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

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

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竟也漢帝神末年委權關寺國無政令坑或贖武民勞卒

社稷而帝不聽率群臣面縛以降朱
子於綱目特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襄王二十二年穆八年成十五春新作南門塞從時公羊傳何以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言作以興事皆更造

其文也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禮記明堂位天子

有庫雉路魯之庫門制似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

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

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音現勞民為重事

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

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汪氏曰周而史

克作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闕宮頌僖公能復

周公之宇也魯卒章云奚斯所作泮宮諸侯之

宮樂成之詩闕宮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泮宮諸侯之

宮廟也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

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

之意深矣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

舊而書新作是必有舊制焉南門之舊自僖公始罪

其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二百四十二年所只作多

矣不必書也僖公脩泮宮詩入頌之而春秋不書泮

宮諸侯之事也僖公脩泮宮詩入頌之而春秋不書泮

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脩而經無脩之文雉門及兩

觀必記新作焉吾以此勸者參之備舊不足書其書

者皆非禮之制也劉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乘不止

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知也桓公征莒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卞

父基穀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中國狄也

之下而不得殊序所以

於楚師帥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量夜謂行多露

復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德不足

自屈也

隨自是服屬於楚至哀元年

廬陵李氏曰隨本漢東姬姓國

聞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後

陽諸姬尚聽命於楚

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

隨諸州夢又欲伐楚師卒以

楚文公

位不復有事於隨

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

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

附錄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

襄王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

襄王十二年

春狄侵衛

襄王十四年

襄王十五年

襄王十六年

襄王十七年

襄王十八年

襄王十九年

襄王二十年

襄王二十一年

襄王二十二年

襄王二十三年

襄王二十四年

襄王二十五年

襄王二十六年

襄王二十七年

襄王二十八年

襄王二十九年

襄王三十年

春秋傳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且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楚上茅堂
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侯楚以安
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陳氏曰襄公欲合諸侯而執
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而亟與
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又曰人自爲盟於惡曹見之
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伯而求諸侯於楚
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爲主人自爲盟而已
矣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侯
更無從之者况曹復懷貳楚人亦乘間合諸侯而其勢
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從之而魯亦從之
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欲借楚之令
使諸侯從已曹不思楚強夷也齊桓之伯如此其盛猶
敢前出涓夏與齊抗衡宋襄既無齊桓之德義又無楚
顧之勢力乃倚楚爲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是求肉於
虎其遭執辱也宜哉楚君既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稱
人若宋齊稱人則楚人爲大夫矣春秋曰伯中國者
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夷
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

○夏大旱公欲

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然城郭敗食省用務攝勤
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
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
災也穀梁傳旱時正也陳氏曰雩不獲雨故書旱周
曰言大者以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
年秋也左氏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
而爲災則書旱并三十一冬不雨不曰旱者五穀既
登則害於民者淺故不書旱耳廬陵李氏曰經書大旱
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備雩而
得雨雩等有益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
成也故公羊以左氏同○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作霍執宋公以伐宋
其其何以甚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執執之
楚子執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傳以重辭也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諸
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鄭氏曰鄭地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左氏曰據漢

子邦子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
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
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魯氏曰不與
故以諸侯共執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陳氏
曰執非伯討恒稱人齊執陳轅濤塗伐稱君執稱人
晉執衛侯會稱君執稱人韓不信執宋仲幾會稱大
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曷為不再稱楚人不以夷
狄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申言楚人執
齊慶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尔夫以
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
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音伸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
動史記藺相如傳秦王告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會
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
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
秦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

志於荆楚乎宋以乘繩證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
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
不可耻矧南面之君也哉國氏曰此楚執耳其以諸
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
之君執厚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
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
以楚之素山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
其身溺於虎狼之群也不免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
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
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以罪襄公非但不
識楚人誦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
是會也復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欤
然春秋為去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
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我狄尊王室者也宋公
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我狄尊王室之義

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

隱所以深貶之也。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

從也。當時楚最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

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也。儼然以子

爵而叙於侯伯之上，則此會也。以爵則子也，儼然以子

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

救，諫者勢不能也。按前有鹿上之盟，後有假宜中來

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

公不可稱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

爵。此春秋之筆也。同曰：楚自是稱子而序於諸侯

之上。於此見中國衰而夷狄盛也。汪氏曰：執宋公以

伯也。以上公之尊，同於匹夫之微，使就執辱宋襄之

圖，伯未矣。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

下。蓋荆楚雖強，初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偃然自肆

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寡

國弱，欲尸盟主之權，故楚頓設詐禽之而攻其國，以

懼中國之諸侯而取威撥伯也。春秋尊中國而賤夷

狄，故雖宋襄不能伯，而揭宋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

夷夏之大分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

疑非楚君，故於書楚子。四夷雖大，皆曰子，荆楚皆王

而書之，以子，雖曰稱爵而抑之，意實在其中。然以

子爵，亞於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位不

待。春秋之終而巳見矣。故止齋陳氏曰：宋楚初爭，長

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則兩伯之位不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

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

也。邾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韓濟而脩祀，紿禍

也。邾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韓濟而脩祀，紿禍

也。邾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韓濟而脩祀，紿禍

也。邾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韓濟而脩祀，紿禍

也。邾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韓濟而脩祀，紿禍

也。邾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韓濟而脩祀，紿禍

申來獻捷

宋公賤，曷為執宋公賤，宋公與楚子期以

乘車之會，公曰：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

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

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伐兵

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君

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曰：夷復曰：君

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孫子目夷復
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道襄公歸燕乎捷捷
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
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
捷何也子西也捷於宋也王氏義曰捷何也子西也捷於宋也

不曰來獻宋捷為

于偽魯諱也

隱之也

不與孟之會楚方求駕中國以魯諸侯從楚伐宋而

曾獨不與音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

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

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

在堂隅又以為軍獲遺獻而侯其橫去逆甚矣

侯於天子則有獻捷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

不患無詞曾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

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威動天下既敗其君又其捷乎宋以仲有道之弱

也孟會稱子無以見中楚之爭長獻捷不夫之則

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極之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

陵楚臣之見經自此始也

書楚執不書楚子使且中獻捷不與荆蠻之凌中國

也執宋公以諸侯同執分心文不書宋捷諱魯受捷之

惡責中國諸侯之從蠻夷也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

戎捷書爵書戎捷楚頌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

天子猶責其好先王之禮况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

受其捷乎張氏曰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

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以釋之子

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魯與齊會者外為主焉。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漢山陽薄縣。即湯都。漢薄縣。漢薄縣。漢薄縣。漢薄縣。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郟鼎立

華督也事見拒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

討般音班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

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

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

大變春秋之所謹也亂臣賊子弑君父夷狄

于澶淵盟于薄皆書其所為然于稷于薄不人諸侯

而澶淵人諸侯之大夫者出子弑君尤天下大變之

不忍言者故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

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反於與敵血要言求

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都田

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

之也張氏曰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詞

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魯於執捷之威與五國為會

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

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

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全中國之

體故諱之罪曾與諸侯之無能為也或以為嘉我公之

見執而不失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不書名而言

若是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

已陳氏曰楚初與盟不書公於是或以為嘉我公之

救患誤矣

注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一盟于薄為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為宋請

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

不以伯推于楚而問中國之失伯也廬陵李氏曰此

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
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鄭子會盟于邾可矣何必
又書諸侯乎

癸 襄王十七年二十有二年 襄十三 莊八 鄭文三十五

曹 共二十五 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切其俱

响左傳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杜預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 與有濟反子禮之祀

皆伏義之後封近於濟故世祀之 邾人滅之須句

子來奔因成風也 邾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

君焉 邾史之比故城奔及反其君皆略不書 審如

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

命而專為 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

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 非所以為禮也與取

奪者無以異矣 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

我取之也張氏曰信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

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外陞之寇春秋

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邾公曰春秋嚴義利

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

句公立而不撫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宮著

再書取須句而非傳謂實邾文公子焉比事而觀則魯

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與滅繼

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于須句以若

其善矣 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

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

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不

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城耶故劉氏以為無此年滅
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向須父為邾滅其
國為邑魯人往
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莊氏曰怒鄭如楚故伐之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亦雖其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殺梁所莊氏曰宋襄求於楚一會諸侯于孟而遭執伐之辱再盟于薄魯與諸侯同致請於楚而後得釋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待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脩已之德義乃遽怒鄭而囚師以伐之所以挑楚覺而取泓之敗也

附錄

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厚於秦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晉姬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謔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左傳邾人以須彌而禦之臧文仲曰匡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遜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魯董有壽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殺梁傳內諱敗卒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程子傳公戰也杜氏曰升陘魯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冑縣音諸魚門杜氏曰魚門邾城門記稱邾婁

力俱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禮記擗弓注邾師雖勝死傷亦

其無衣可以招魂嘗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

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

諱為貶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耻也觀此則

氏曰經書內及戰者三乾時以納讎人之子而致敗此則因取妾母之家而激然皆無義之戰故皆諱公戰常諱敗而乾時直書敗績以與讎戰猶為彼善於

此故不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巳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
及矣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巳弗聽冬十一月巳巳朔
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可既濟而宋
列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宋
門官又告曰未可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宋
子魚曰君未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鼓之不可亦可知乎猶有濯焉且今之教戰者皆吾敵也
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者皆吾敵也
及死如軍以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毛則如服
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司復日請迨其人未濟而擊
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日請迨其人未濟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既濟而宋人濟未聞之也君子復日請迨
而擊之宋公曰不可既濟而宋人濟未聞之也君子復日請迨

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文王之戰亦不
過此也此也以師敗乎甲以師敗乎甲以師敗乎甲
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甲以師敗乎甲以師敗乎甲
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耻也雠之耻也雠之耻也雠之耻也
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雠之耻也雠之耻也雠之耻也
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
敬愛人而不規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
不改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
戰于泓水之上司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險而擊
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險而擊之勝
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未攻人厄險而擊之
傷焉七月而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
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則信之所謂人言信者道也信而
行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
泓之戰宋襄公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

為至仁大義

公脩仁行義

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

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

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展兩使

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

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

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

服蓋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

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

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篇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

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

仁也分均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烏陵為廉乎

先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

德者春秋之所惡去聲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

深貶之也宋襄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

秋詞無所不備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之戰雖田在家而春

罪其復諫未欲味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珍民自

也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敗稱人惡夷狄

之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以千乘之宋不能勝楚

之微者宋公病之矣汪氏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

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

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

重孟之耻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

矣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

過此去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

信不知事機也文王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

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摩之以仁而四方

自服爾今襄公不務修文王之業而亟大劫以殘百

姓徒守咫尺之信乃止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甚矣

盧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鄆郟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詳矣毅梁說亦好

附錄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何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戎事不爾女器丁丑楚

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啓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伯也

甲 襄王十一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齊襄十四

六曹共十六陳穆十一也成十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忙

八卒魯穆二十三年楚成三十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忙

殺作閔後同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傳邑不

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毅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

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杜氏曰緡宋邑高平

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

齊霸國之餘業也

見樂毅傳

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

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

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

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

襄公欲行霸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難然助

之友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

盟于齊東間以于中夏曰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

不與盟于齊不愆義也齊反借此為名以責宋伐之

於敗傷之後悖理甚矣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

不能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矣

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賊也故

伐圍並書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年何以不為貶以誅其惡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

嫌同詞

汪氏曰春秋無義戰被善於此則有之經書

從夷之罪乎也宋殤公之子也齊桓公伐之而

大德而修小怨皆賤之也蓋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

許圍宋彭城同圍齊春秋不以爲議不能修德而徒

恃兵力則雖攻內邑之皆叛如圍棘

圍費圍郟圍郕而春秋未嘗與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父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

以不書葬盈乎諱也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

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

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茅堂胡氏曰宋襄公不書葬

治其罪也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書葬

伯乞廬陵季氏曰宋襄之立有德九年上八年宋始僭

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爲

予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與宋楚之君無別

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

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

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之長齊晉猶

威仁恃之甚致夷以謀夏義隳之太襄公非特無功而立

又階亂焉伯○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

將可賴焉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又階亂焉伯○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

將可賴焉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臨川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

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

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

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

氏曰成得臣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張

之意可見矣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始此二

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附錄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

冬懷公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淫刑以逞誰何則無

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何則無

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

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

而惟戮是聞

其何後之有

天子有一月祀子卒左傳祀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不
赴以各赴以各則亦書之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
祀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
復稱伯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按左氏祀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杜預以謂祀實稱
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
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海陵胡氏曰祀本侯爵或稱
一等林子者純夷禮降二等曾人因其來朝而賤之
仲尼修經而貶之亦猶吳楚之君不書葬之例也
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
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
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

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張氏曰祀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

附錄 齊桓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鬼

齊桓公怒欲鞭之有馬二十乘公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

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謂公曰子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殺之矣公與子

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驍

魯欲觀其深浴薄而觀之僇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

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天其或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國始將啓之，二也。至于今，一也。雖外之患，而天之不靖，晉鄭同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秦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如？甲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命重耳，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襄王十一年有四年
春王正月

七年穆二十二年桓公姑容元年成公成
春王正月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若乎？請由亡公子。臣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後，其璧于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三月甲午，晉師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襲如晉師，師退。軍于郟，辛丑，孤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禘于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海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登頭頰守歲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蓋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漢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而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異居者？因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其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內子，而己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獸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憚？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文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伐滑，王使伯服游說。

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然襄王之與滑，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帥，邲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之公思周德，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既閑，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昵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聲從味，與頌用器，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雙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馨，目不別五色之，章為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頌。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詭。狄皆則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軒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與之，其若文武何？王非聽使，類叔挑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檉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因貪其財，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以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敵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襄陵。詩曰。鄭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不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饋焉有饗。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注**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子帶。鄭在鄭地。取去叔父。咸文仲對曰。天子蒙塵。外敢不奔。問宮守王使簡師。父。天子晉使左郡。公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錮。石甲。公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 王者無外。

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公羊傳**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于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

顏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五罪。氏為后

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顏叔懼狄

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

南汜也。在襄城縣南。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曲禮 曰。天子不言出。張氏曰。天子無書出。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

臨川 曰。天子居于狄泉。不書出者。王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

國。故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

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曠反。女乙懿親。以扞反。外侮而

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
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

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莊公曰平王東
遷其詩不能復

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
隋而世有戎狄之禍唐書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
靜請與突厥連和從之遣文靜

使始畢可汗曰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女悉歸
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一千騎隨文靜至自是突厥特
功須求無厭又數入寇世為唐患唐書文靜傳

有播遷之辱五代史晉紀高祖石敬瑭其父泉
本出西夷唐廢帝討敬瑭瑭東援於

契丹耶律德光入鴈門與唐戰敗之唐書命敬瑭
為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降契丹契丹兵大率入寇
執出帝北遷和龍城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
供饋不給或時絕食

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

其所有之稱禮記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
絕天位雖居于鄭猶若出在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

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出而曰居者若曰普
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

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陳氏曰
書為尊尊諱也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

執燕仲父殺子頹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出居
于鄭以為無足諱焉耳

猶子頹之有寵於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
王也襄王之適鄭鄭處於汜猶惠王之適鄭鄭與于
然惠王之處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

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我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
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
而不致衰狎全同氣之恩而俾怨惡纏紀截然亂何
由作今襄王帥非類之狄以泄憤於治叔之國立非
類之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肆淫於
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

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為王諱惡也唐之玄宗寵任羯胡位極將相毒亂宮闈卒致漁陽之變宗與逃竄朱子綱目於代德僖宗之如陝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寶雞皆不曰出而天寶之遊寇特筆之曰帝出奔蜀所以貶玄宗素華夷之辨慢惟薄之禁而自致萬乘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衮王出居之例也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太叔馮通之而王遷廢之又遷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在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廬陵李氏春秋書王居二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郕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

晉侯夷吾卒程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宋嘉呂氏曰**左氏記惠公卒在去

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其守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五

僖公四

丙襄王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齊孝八年 衛文

成二 秦穆二十五年 楚成三十七 宋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

殺之 五月丙午 衛侯燬滅邢 同姓也 故名 禮至

絕 為銘曰 余極殺國子 莫余敢止 公羊傳 衛侯燬何以名

本而滅 同姓也 燬之名何也 不正其伐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

姓則名者曲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

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 曲謂其絕 惡其親親 相滅 故稱

所存 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 以絕先祖之支 休甚矣 故生而名之 番易萬氏曰 具師以滅同姓 其惡已甚

况當是時天子蒙塵于外。鄙在鄭地。汜衛鄭之鄰。方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師師勤王。乃間王室之多故。懷誅誅之謀。以肆虐於宗。聖人與天親之。固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

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筆列反

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秩問反殊異端

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

而失義。汪氏曰。公而無私者。理之一也。親疎有等。差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

紊則仁義之道盡矣。故先王制五服之節。母黨不得同本。族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同姓之國。其

初一人之身。豈可與異姓之國。一視之哉。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

者。也可以無差。楚宜反等乎。然則晉滅虞。五年楚滅夔。年

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

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

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

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劉向曰。滅國春秋之所惡。於所惡之

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夫諸侯強暴。幸于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雖有罪人。猶得而滿之。今

兩君皆出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

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穆狄之。而衛侯燬名。張氏曰。衛侯燬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

絕戒之。又使其臣為誦誅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與虞

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

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

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燬乎。何誅。朱子曰。諸侯滅

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月癸酉。一句。信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焉之說。亦未可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宋

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

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

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氏曰伯姬魯

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

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現於經者國

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

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

矣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姑自來逆

當夫自來親也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家氏曰禮有

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且

婦姑之分故特書以識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

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識之汪氏曰大夫自逆則稱

字姑來逆故稱婦杜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言之

辭○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

夫直書其事以明非禮

宋殺其大夫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尊祖之

之也注氏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見莊二十六年曹

殺大夫傳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羊則

非義所繫也○劉氏曰文休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

附錄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

之王百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

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

乎大有去蹇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二月

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

殺梁之說亦非也

得擅諱其姓名哉

公羊之說非也春秋泚孔子家牒當為後世書法耳何

附錄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

之王百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

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

乎大有去蹇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二月

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

○陸氏曰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開陳事？劉氏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事詳矣。豈得言莒哉？公羊之說非也。

葬衛文公

附錄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死之？所亡滋多。展一舍而原降。隱原伯賈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

温大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宮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

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宮平也。穀梁傳云：無大。大，且曰宮慶何也？以公之會，且之也。莊氏曰：宮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洮魯地，張氏曰：衛成公孫子孫未踰年也。○宮慶者，魯之婿之故，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遠來會盟，吾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此不照者，從同。○趙氏曰：按事接於魯，衛非命，則皆書名，故穀梁不達此例，遂穿鑿耳。

附錄

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孟殽從，殽發而勃鞞食，故使孟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首子

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地名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鄒弗及罪魯也

潛師 下文不復言齊師則無以知稱人爲賊矣

齊師無名故書侵趙曰曰寇至不知追而不

齊人是見音現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

邀魯也其爲許元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

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

至鄒是也鄒者齊地至者言遠也汪氏曰書至者二

齊境也公救成至遇議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

之也劉氏曰所謂弗及也弗敢及也弗敢

不能禦去又不敢及是辛百姓而棄之也乃齊魯皆

乞師于楚以自防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

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杜氏曰非晉文初起

此○子欲以盟主自居廬陵李氏曰齊侵我三始於

是後齊復伐我明不畏魯甚矣數見罕悔猶以爲大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傳夏齊人伐我北

也公使展禽犢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

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竊執事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齊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天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帥職之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討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日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遷茅堂胡氏曰孝公有服展喜之

善春秋不褒而書人者內其諱爲惡外以諱爲善此齊侯

也甘稱人爲之諱也

洮向之盟臨濟其地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人
公乃與魯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
自取之也又曰前書侵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
齊不服罪為辭也
曾伐公子遂如楚乞師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不臣傳乞者何卑師也也
內外同若師重師也師出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也師重師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
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於重之也師重師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
衛人報德以然伐齊之喪助少去聲陵長畏兩又遷怒
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
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師而未伐齊侯本以洮向二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
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
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

齊人乞師於楚以伐之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通人乞師於楚以伐之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車千乘公徒二萬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楚寧無愧乎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既執於桓公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取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夷
狄以刑其耻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夷為國之無謀也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者必有首矣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乞楚師以伐齊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現矣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秋東師亦不書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外乞師亦不書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夷自相請師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侯自相請師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十二年晉郤缺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飭皆晉伯也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夷殘中國乎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可謙以求諸侯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亦可又曰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

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滅文仲為之介孔子曰滅
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也夫為
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忿
於齊是猶盜賊以困姻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
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
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
竊位之孽其
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夔作隗夔子不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放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
又向祀焉秋楚成得臣聞官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愈乎執也杜氏曰夔楚同姓因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汪氏曰據路嬰思

豹告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

熊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

先君熊摯有疾始封之祖鬼神弗赦自竄七亂于夔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魯祖祖

公不故祀公劉諸祖康叔不敢祀而夔祖熊摯是不

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

特存其爵而不名也滅罪也虜服厚也夔子獨不名

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諸侯之祀無過其

祖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

故春秋默楚而仲夔有王者作與滅繼絕則然則楚

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同不名者略夷狄陳氏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願也則

其不名何楚子之名未登於春秋也楚自武王始見

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
人孟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入之顯之名非偶為未
登於春秋則滅夔固不名也
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殺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緡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

師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前年宋成公忘
師自其也非道用師也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前年宋成公忘
父之謀也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義
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肆橫也
曰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為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
忘離之耻使晉文不與○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右之日以實桓公之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
公叔疾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以
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公至自伐齊穀梁傳以此取
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公至自伐齊穀梁傳以此取
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
此始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
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
而借援強秦辱國莫大焉將以刑西鄙北鄙之耻而
適所以甚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穀梁傳以
其耻也

伐鄰近大同招禍深怨危亡之道高氏曰穀梁深惡重
此臣子所以始其往而錄其至○穀梁曰楚師而魯君
後用夷狄之兵信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
之注氏曰書公至自伐齊者二襄十九年合十二國
之師同圍齊從霸主討齊靈之暴橫圍齊而書至伐
者予之也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
蠻夷報怨於大國其致危之也或曰春秋與公之
楚伐齊然拍率之會中國不能救蔡蔡不待已而借
何故吳能扶弱抑強助蔡勝楚蓋資夷狄以援夷狄
非啓夷狄以陵中國也故春秋予奪不同也蓋陵李
氏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
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糾紛而
西鄙之怨始於技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
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
知自反構惡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
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肅納孝公者公亦
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穀梁曰公穀梁
謂伐國不言圍邑非道用師也非也圍邑者乃齊人
伐齊則楚師何以強配合之乎公羊又云此已取穀
夫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謂得意故會不得意故伐

則今得意不當致伐而不致會然伐者取於公以
楚師往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當然耳
襄王二十有七年晉文三晉孝十卒晉成二十

九年桓四成四春杞子來朝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杞先代之後伯於東夷風俗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齊然不廢齊公卒有
葬之葬之齊侯昭卒齊然不廢齊公卒有

齊孝公齊孝公月而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齊孝公
也齊孝公齊孝公齊孝公齊孝公齊孝公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而畢不戮一人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復治兵於蔿

元帥趙衰曰元帥趙衰曰卻縠曰卻縠曰臣聞其言矣臣聞其言矣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

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數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民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信未信未宜其用於是
也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詳公曰
矣乎子犯曰民未信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
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羊傳此楚子也穀梁傳楚人者
曷為民為執宋公既故終信之篇也穀梁傳楚人者
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
回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穀梁傳曰楚稱人
為其合諸侯也○十有一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曰前
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貶也穀梁曰楚自會于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
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擄牽諸侯以圍之何
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穀梁曰曹南之盟諸侯
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
如此陳氏曰楚嘗書子矣其稱人嫌于楚以伯也盟
于齊楚始也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
會宋楚始也

為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成
變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
強雖序諸侯之諸侯信音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
上而特人之

楚子所以人諸侯也穀梁曰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

首則彼碌碌者譏斯見矣穀梁曰天子居公與楚結

鄭而鄭伯來同荆蛮之暴无王之甚也

好去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音

盟而公之罪亦著矣穀梁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

盟故直以宋地穀梁曰公畏楚之強而往為此盟以

報乞師之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

於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霸諸侯也穀梁曰詩頌僖

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
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使
之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
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致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
微婉槩可見矣穀梁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
者有矣宋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
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

罪也王氏曰北杏城濮書晉侯齊侯正与人楚
子之文相反蓋聖人思治而疾亂以救中國之甚也
盧氏曰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
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
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圖伯
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
伯而亦有宋之盟又曰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
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一月公會諸
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
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
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
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為合○陸氏曰
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聚乎公羊
之說非也故穀梁義是

二十有八年晉文四昭公潘元年衛成三
襄王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成五年穆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微道于衛衛人弗許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成五年**春晉侯將伐曹微道于衛衛人弗許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于血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斂于晉衛侯

出居于襄牛**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
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
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
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然也
晉君子不念舊惡故**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
再稱晉侯以刺之**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
反**不求何用不滅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
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
奚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
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
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

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
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晉文公曰楚之病中國
久矣齊桓圖伯二十餘
年而後服之桓公沒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
而身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
救宋之志欲弊強楚曹衛皆華附夷而侵伐之然晉
侯實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服楚也春秋
曰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上有國下不繫國上書族
志晉侯之惡也
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
許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
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
以敢於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
侯伐楚猶恃江黃楚人伐宋豈
無資於曹衛豈必皆與圍哉

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

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

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
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各謂治其端楚如書
晉侯伐衛詳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晉是美
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
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詳皆聖人筆削要來
此更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論利害晉侯侵
伐皆自出平晉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
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晉人
狼狽而撤戍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
幸於得舒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
君以昇其師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
也
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
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
者徇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
鄭許迹於楚曹衛迹於宋向使晉文遠攻四國無以
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
得曹而昏于衛故也呼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
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指夏況是時陳蔡鄭許實與

女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濤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成將狼狽俱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翦其罷散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德然而分地外則徂於講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

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殺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實畏晉殺子

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煽故殺之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

不卒戍而歸徐閭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初內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夷書以著其惡

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

罪則一耳

春秋書法為內諱故隱其專殺使

意內以諱為賊**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

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

張氏曰懼於

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

晉而殺公子

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則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

去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

之也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
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
其文為不卒成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
也會不言所為言所為皆殺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
所坐皆諱也廬陵李氏曰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
公殺不知事實皆以
為殺有罪之詞非也

楚人救衛臨川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
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伯
主寬洪之度故春秋書救與夷狄以卹患之名罪晉文之忌
克也曰氏曰春秋書救者二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虐衛
為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二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虐衛
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逼鄭也然楚救衛
鄭而卒不能救又以其著衛鄭從夷之罪與蠻夷之不競
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
而不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予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
陳衛人救陳書成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
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
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

界宋人界必利反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
焉曹人城上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
三月丙午兗雁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
人也且曰獸狀今無入傷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擊顛顛怒曰勞之無入傷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
傷於曹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
擊宋曹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離三百曲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顛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戒右宋
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晉之則絕告
楚不許我發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路怒顛能無戰乎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
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其惡也其甚惡奈何
不可以一罪言也曹伯之罪何其惡也其甚惡奈何
也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宋公也
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罪宋公也

古者觀文匿武國語武不可匿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
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乎曹伯寡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
戰而以曹伯昇宋人譎矣用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
宋所謂譎而不正得也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
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爾川吳氏曰晉之用師於
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洛衛之賢
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洛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
後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
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曹成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
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
以曹君昇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
不與晉戰矣 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去於禮亦
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扶問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
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

用氏曰執曹伯不歸京師而昇宋
宋乎雖而私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豈非非曹而私
曹伯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辭非以其得討罪之義
而稱爵以予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身苟以為
伯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曹如楚莊殺
鄩入陳之比矣况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執歸于京
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昇宋而反得為伯討乎
然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
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用氏曰晉執曹伯昇
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昇而彼書歸蓋昇者猶
此與彼之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
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昇者非上非下者也
者據尊卑言之也用氏曰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
伯惡晉侯也非也若稱晉人執曹伯則母乃如齊人執
濤塗而讓其
踰國以執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大夫及楚子戰於荊。各以其國之衆。故鄭之役。孫荀林父帥師。此華夷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稱楚子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宋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與文公。攔遏。任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

國爲滄。侵必矣。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有餘年。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愆皆。解師。而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獨爵。晉侯。予晉。以伯也。三王之罪人也。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知此說。則曾西不爲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楚爲患。而不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爲楚。不創。霸足以定霸。故必以勝楚。取威。而後霸業定。是時楚爲齊宋之患。文公必以虞。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楚稱人以夷。次之。以晉侯之功。皆譎。而不正之事。故賤爲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

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使伯勞請戰於楚子告於
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譎以詐力之淺者
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
用夫詐力之深者猶於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
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自
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
周衰以來由以詐力相復高然其詐力之失而論之自
皆伯比之過也才焉識其淺而心不險者後喜怒輕而量
故伯比之過也才焉識其淺而心不險者後喜怒輕而量
不弘者不可隨也為詐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忍其心於屢
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其敗也彼西廣東
宮與若教六卒以既昏且蔽又躁而急其敗也彼西廣東
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名
分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至於退三舍而後戰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感諸侯之心以作三軍之用以驕敵用以致師之戰也
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亦不足重煩於人豈惟不
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
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
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
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

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使伯勞請戰於楚子告於
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譎以詐力之淺者
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
用夫詐力之深者猶於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
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自
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
周衰以來由以詐力相復高然其詐力之失而論之自
皆伯比之過也才焉識其淺而心不險者後喜怒輕而量
故伯比之過也才焉識其淺而心不險者後喜怒輕而量
不弘者不可隨也為詐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忍其心於屢
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其敗也彼西廣東
宮與若教六卒以既昏且蔽又躁而急其敗也彼西廣東
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名
分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至於退三舍而後戰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感諸侯之心以作三軍之用以驕敵用以致師之戰也
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亦不足重煩於人豈惟不
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
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
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
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

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
倫不明國雖強而能下制一臣吁可恠也三綱倒置人
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特功專恣之禍必
有甚於喪師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
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
彼詭伯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國李氏曰召陵雖以先盟而亦有遂伐之專城
濮雖以書侯而亦有先盟及戰之譎此皆功過
不相掩之法也
夷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
亦猶哀十年會
伐齊不言邪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殺其大夫得臣初楚子玉自為瓊

曰界余余賜文孟諸之襲弗致也夫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
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
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主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
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矣

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已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
不在民矣至連穀主無救命故自殺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

申在

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

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而不止也

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又

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六子玉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

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

第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
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
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
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魯公曰晉文以私
怨逐衛侯若直書
曰衛侯某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
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衛文公不禮晉文
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
于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
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訟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
故曰衛之禍文公爲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家
晉文公度量不廣於題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
名所以責晉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
才不足與其爲晉文不若爲齊桓
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
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絕

春秋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
懼晉使元帥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以
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公以武
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
絕其位罪文公
不當發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踐在演反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上

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栾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

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鄭介百乘莒白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彤矢百旅弓矢千疋疋一占虎

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韙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間楚師敗懼出奔楚遂
滴陳使元帥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
庭要言曰皆冀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
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庭王子虎臨盟不同較衛叔武盟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與地同曰會不致者安言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

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司馬氏曰周之

地則不大於曹滕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

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

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曰周王名雖王實

晉雖侯而實僭下此春秋之名實也名存而實亡是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

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王聞晉勝自

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

道也汪氏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臨所以

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

所所以全臣子當尊身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

春秋不與天子與斯盟之辭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

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汪氏曰晉侯召

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

次書天王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以

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

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

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府

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則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

溫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

旨未知聖人屈辭之深意矣盧陵李氏曰外以諸侯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曰王是好本來自別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曰王者之威不足以致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振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

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勞楚之後
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幣
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二錫之
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全
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
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
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下大分諸侯之受
踐士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
道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
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
與盟也曰天子之命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士勞之
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
虎唯以諸侯自盟為文公踐士之盟襄王在是
也于京師敵楚俘以警夷狄反以乘勝之衆至致衰陵
之主盟諸侯于是甚矣况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
賜哉雖曰不脅天子音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
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噫孔子皆
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

者立以為君也

君之於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
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孫是晉文怒衛侯
奔楚立叔武為君而以之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
置諸侯秦王制也則叔武曰叔武代其君此見聖人深
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或問楚
秦楚人立太子蜀先王即位漢中與善衛子之意何
似茅堂胡氏曰叔武稱子罪晉文以私怨廢置諸侯
也懷王拘於秦楚大臣立太子以從臣望權也曹氏
篡漢先主即位於漢中正也東氏曰序晉侯於齊侯
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
公自是說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又
按齊桓晉文皆於服楚之後卒尊王之義然桓公不
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
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上會葵丘
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既致天王之下
勞又假巡狩之禮召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之正而
心實誦也厥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
王城之內則其誦甚矣朱子以踐士與葵丘並論而

王城之內則其誦甚矣朱子以踐士與葵丘並論而

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謂猶能放悲齊桓

侯如會

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後會也 陳本不預盟約

懼而厲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陳本不預盟約

踐士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

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疾雖棄異即同且與且

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較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

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 李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

雞澤袁橋 **公朝于主所**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于鄭鄭伯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故曰王在踐士非京師

為不言天子在是是不與天子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地志乎朝王而 **朝于廟禮也** 儀禮觀禮肉袒于廟中

已異乎盟會所 **朝于廟禮也** 儀禮觀禮肉袒于廟中

將幣三享禮記 **朝于廟禮也** 儀禮觀禮肉袒于廟中

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於廟門外而序入于外

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 音符 **群后四朝周制十**

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

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

勞其共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 歲而巡四

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

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 時

五載僅一巡 至周則十二年乃一巡焉又必以四

岳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其志在於憂

民而不致煩民也秦始皇帝巡歷省方之說

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欲千乘萬騎無歲不出數方絕

域無地不到郡縣置頓稱慢者獲罪百姓供費不給

頭會貧斂遂生憤怨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

以召亡者非一倘非遊蕩無度則 **蓋春秋之義不行**

土崩魚爛之勢未如是之促也

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禮記曰：公朝于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非禮可知也。不言諸侯者，言諸侯則是天子可得致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不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陳氏曰：此踐土之者，疾也。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德，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虢皆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魚氏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張氏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詳，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姚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注氏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觀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觀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各，蓋謂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

無事王之實，蓋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也。穀梁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邲天王之所當居耳。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盧陵李氏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咸十二年如京師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在京師而反書朝，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於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國也。鄭之衛元咺出奔晉，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之，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衛武子與衛人盟于死僕，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君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宰子先長洋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黻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足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被之股而哭之歎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曰元咺雖寫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晉曰元咺皆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張氏曰衛成公書名禮讓德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殺大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見衛侯哭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

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

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

爲心亂民無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

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張氏曰易曰自訟上惠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

心者以召之也雖起懇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廬陵李氏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

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爲忌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爲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

耳此公羊所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

以爲實錄也

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

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

是以稱復張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

舟之屬以徇于國民於是衣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則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罰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晉侯下國天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晉侯下國天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

若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并褒貶也若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并褒貶也

楚既敗蔡鄭即從晉懷雖後盟亦來如會

校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頃訖之於晉故晉所其

下同踐十无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天國聞風皆至可下同踐十无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天國聞風皆至可

見晉伯之盛矣汪氏曰温天王狩于河陽見晉伯之盛矣汪氏曰温天王狩于河陽

本歲內國為狄所威者天王狩于河陽本歲內國為狄所威者天王狩于河陽

矣召工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矣召工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訓故古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訓故古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舟之屬以徇于國民於是衣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則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罰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晉侯下國天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晉侯下國天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

若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并褒貶也若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并褒貶也

楚既敗蔡鄭即從晉懷雖後盟亦來如會

校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頃訖之於晉故晉所其

下同踐十无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天國聞風皆至可下同踐十无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天國聞風皆至可

見晉伯之盛矣汪氏曰温天王狩于河陽見晉伯之盛矣汪氏曰温天王狩于河陽

本歲內國為狄所威者天王狩于河陽本歲內國為狄所威者天王狩于河陽

矣召工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矣召工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訓故古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訓故古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也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
故請王至温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符而諸侯得觀之
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權其不能
故請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
見其欲朝之本心是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
以譎而掩其正也

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

社氏曰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以王符為辭

社氏曰其禮雖悖其情甚順仲尼原心定罪故寬其

耳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東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巡號符不書此何以書非符

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

之罪爾易為以自符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

温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符而後會曷為先書會而後

書符春秋不以天子與諸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

符春秋殊會王也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

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臨川曰城濮勝

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會晉侯又欲加踐土

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温之會晉侯又欲加踐土

故召王來符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

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晉實召

王故書天王自符存臣禮也晉侯

理之正明君臣之分書曰天子符于河陽此豈惟湯

惡場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復生觀見夫子書法

亦將然心服可以坐鎮其強猛之氣而遷善遠罪

之不暇矣然心服可以坐鎮其強猛之氣而遷善遠罪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其日何錄乎內也穀梁傳朝

侯盡朝也其日以公朝逆前也而尊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
日惡以外言曰公朝逆前也。而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
時。主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
之行事為已。慎矣。杜氏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文公
朝繫日。見先刑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
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溫。非王意也。則不可以但言朝。丹
而繫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是矣。臨川吳氏曰。踐
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與
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
故既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
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之廢。又矣。今
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
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諷而各則正心。非而迹
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補注曰。若錄
內而書日。何不書月乎。公羊之說非也。○晉人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彼
莊子謂。窮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真諸侯堂
于者。罪已定矣。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
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則何以得為

知矣。歸之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則何以得為
知也。歸之于者。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
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
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
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洽反。衛侯衛侯得
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
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賤君為賤衛侯之禍。文公為
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
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初。魯隱公也。歸其
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
在京師也。○子曰。歸之于者。應易之。歸之于者。強歸之。
薛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
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衛元咺自晉復
歸于衛。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魯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
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
侯不專殺。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

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為去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逆故余懼其無後。

曰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諸訴衛侯之甚。而

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

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備

置其君。如奕棊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

而已矣。張氏曰。咺訟其君。致之縲紲。故其歸異於蔡

季。華元特書復者。晉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

也。陳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

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

亦盈復入。自晉者。晉有奉焉。晉文聽其臣子

皆抗辭也。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因其力也。以歸。然臣無訴

於衛。非也。歸者。易。去。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

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家氏曰。衛侯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

也。伯因元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受臣之

訴。以執其君。不可以訓。故不得稱侯。陳氏曰。晉文既

勝強楚。不能招携。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

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陳氏曰。凡執其

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為當乎罪。雖

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

濤塗。稱人而已矣。陳氏曰。溫之會。有天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訴。怒備

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豈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伯者之實。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張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書。况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王氏曰。會于溫。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則是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于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為王室諱。而存霸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天子之側。

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諱矣始也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善晉人執莒邾子以歸終也書晉人執宋仲戡于京師而遂書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世變於是極矣廬陵李氏曰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咄。采。魚。石。晉。栾。盪。皆。抗。辭。也。皆。無。歸。道。也。○**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縮耳穀梁云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此歸之于京師與元咄諡之事故穿鑿也廬陵李氏曰此歸之于京師與元咄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梁曰歸之于者緩辭也歸于者急辭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辭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辭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後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

諸侯遂圍許

諸侯也周禮曰前日後凡也

諸侯比

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

會

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衆矣奇在鄭之南密邠於楚至此時離中

國會蠻夷又矣一服也威令足以難變也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

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二百里內亦

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許國在今許州與鄭接壤去踐土

甚近且許及河陽踐土皆屬許州之域而可以不

辭也張氏曰自齊桓之沒諸侯從楚者衆許固以近楚而進從中國然晉人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注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

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也陽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咄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齊文一年之間自春初

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齊文一年之間自春初

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又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脩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頌咸黜踐土之盟而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

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豈獨許哉蓋以把若郊之類不朝王所者不可跡矣豈獨許哉蓋以許附於楚故欲以兵力脅之使從中國耳故左氏於會溫曰討不服而杜氏解之曰討衛許則知會溫本為圍許而春秋書會于溫朝王所以圍許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公十三年如京師本為會伐秦而春秋書卻錡之師公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師重若請王命而討秦也圍許之役王臣不行王師不出而劉成二子同伐秦亦皆不書則知兩役非王命矣然圍許實以討不朝為名而伐秦則因乞師而道過京師故圍許不曰自王所此也

圍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侵許於楚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

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轍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從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能變也

圍許文公之編書諸侯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也欵又曰桓公之編書諸侯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侯逐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

圍許文公之編書諸侯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侯逐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借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二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圍許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位已絕而得後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此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國各其惡不同。其賤一也。此正性命之也。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限曰叔孫姑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姑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耻以貨利苟免也。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未得其正矣。又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或問晉逐衛侯。執曹伯。又分其田。曹衛何罪。經書曹伯襄。衛侯鄭何也。南面之君。不能講信修睦。結好大國。至於見逐。見執。烏得為无罪。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默識心通。可也。蜀注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遷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左氏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異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突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

書自而止曰復歸。曹伯界宋人非天子之命也。免之。按晉以曹伯界宋人。非天子之命也。將中行。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穀將左行。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五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六

僖公五

庚襄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九年晉文五昭二成四莊十

共公朔元年和桓六年宋成六年春介葛盧來來朝舍于昌

衡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介葛盧者何夷

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杜氏曰介葛盧者何夷

在城陽黔陬魯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劉氏

物器械晉與之同而不自齊焉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

再至魯修朝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充以交中國也

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兩至其意將安公至自

圍許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

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况襄十八

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書公至自伐齊此乃致圍而不致伐是知託不朝之罪以圍之耳廬陵李氏曰致踐土不書至而圍許書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

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有公字翟亭歷反公作秋

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慈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邾也邾不書罪之也在禮邾不

會諸侯會伯子男可也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

歲之制而此盟復自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

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翟泉洛陽城內大倉

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諸侯輯睦王室无虐而王子虎

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報王人

公侯駟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慈魚觀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

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列國

之大夫入天子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

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

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列國

諸侯大夫皆微者在王城之內而列國之卿亂王室

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便陪臣監天子之側此所謂

下陵上替也揚子雲曰節莫差於僭此之謂矣

可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並

盟也今以大夫明盟王子文公之志蓋矣大夫之交政

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諱也

其編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子

虎不可不沒公也盟不寒則不必尋也

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邾及後至之陳本齊宋陳蔡皆

在而邾獨不至邾已怠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

而又執之塗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

圖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為煩擾繆

矣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邾之怠

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

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郟。卒不能得。郟也。嘗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伯。惟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王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桓泉二盟。為然。于齊之盟。系華夷之辨也。崔泉之盟。无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謹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較為有七國之微者。而敗。偃然盟。王人於王城之內。而無君與貴大夫居其間哉。且列國之君大夫。盟。王子於天王之側。皆所當敗。左氏但責卿。不會公。侯。誤矣。苟責卿。不會公。侯。則公子結之盟。齊侯。宋公。胡為弗敗也。蘆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最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泣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賤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按晉侯受命。郟。伯。傳。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郟。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

鄭鄭不禮焉。前日之會。龜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故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郟。及其陴。鄭人。以各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唇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貶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郟。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

正蒙 橫渠先生 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

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風

雷巽以二陽在下為上二陰所閉而不得出故奮擊而為

不吝而為風有雷之奮擊又有風之披拂吹噓則陰

之疑聚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

皆散矣 噫 鍾 雪 霜 雨 露 而 散 者 氣 之 和 者 也 以 戾 氣 噫 鍾 而 散 者 氣 之 陰 常 散 緩 受 交 於 陽 則 風 雨 調 寒 暑 正 備

陽臣侵君之象陰疑聚則其散常緩非交電者矣氣也陰骨於陽則風雨寒暑不能調而正也

是時僖公即位日父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

夫萌於此矣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十年而再見於此昭公迭見於三年

四年但僖公頗能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繼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夫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葛盧牛鳴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云問之而信陳氏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費詳也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黃辰大雨雪正月巳卯承夏五月丁丑承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當從何氏以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鄭犁來而以例之白狄則非知矣

襄王二十三年三十年晉文六年昭三晉成五春王正月○夏狄侵齊鄭以觀其可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

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

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

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者也夷狄之犯中國霸者當據

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

伯不接斥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

而猶不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晉侯使醫街斃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公為之請納王

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
斃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商
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斲先入及門遇疾
而死治墨辭卿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
君也衛侯在外具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

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

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

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

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

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

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惜於志鏌鉞也

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

衛侯使賂周斲治塵而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
使殺之亦君殺之意矣

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兩便然歸國
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

魯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齊暴然其不臣之罪所
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无討罪之辭者衛侯未
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

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

當與衛剽同不當
而名之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

自秉國權殺亦未如君也故以君
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不與陳佗同者

曰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

與康完同不當以冠公子之所惡也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故經以公

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

於瑕曰殺而書及者以其之故而累及其也九年

士毅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

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志均也成八年趙盾同趙盾

十七年卻鉤卻鉞卻至是也

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

者也今與咺同戮蓋咺嘗君之矣不可無異辭故言

及而稱公子者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

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魯文公之

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伎反害狀

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

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

國家者怨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

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晉末誅剪宗室

等又殺南陽王敬獻等明帝殺安陸王綏等七人殺衡

又殺廬江王禧等明帝殺番禺公鏘等七人殺衡

等十人元帝殺桂陽王等三人又殺河東王

王紀及其諸子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

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其親則正之故生名之為

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治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

故不言歸自京師

曹共之貨蒞史而得歸國實无以異故其歸皆書各

不稱復也

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晉子祁子十九年祁子之

又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又曰公羊云云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傳

列以歸者出入无惡復歸者出有惡歸无惡縱者秋

歸惡於元咺書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无惡可乎

也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

晉人秦人圍鄭

南侯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國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

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君亦

无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

焉君之所存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

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穆孫成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

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

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

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侮圍鄭許之使待命

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成于晉晉人許之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

人秦人者貶之也

人圍鄭皆勞民危國

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孟

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皆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纒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莊氏曰崔與之盟實謀討莒而莒不請服復借秦以圍之蓋以鄭貳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况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宣公八年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賤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

溫于程泉借役於齊與料力同心未始有隙由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穀戰於晉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何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與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程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於殽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代之文始絕於經然具有穆公之賢而其成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年遂侵蕭求接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魯有昌歆白黑形也

天子宰通于四海公兼冢宰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也穀梁云遂繼事之辭

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命用行一事公羊

云遂者何生事也注專事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

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謂聘問之幣非已所能給婚姻之事非已所敢專故知皆受命公子結往於君何休謂公子遂攝生事矯君命諱矣

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謂聘問之幣非已所能給婚姻之事非已所敢專故知皆受命公子結往於君何休謂公子遂攝生事矯君命諱矣

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家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

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謂天子而後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而後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謂天子而後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桓王以下王室无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

則已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

夷周室於列國謂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

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

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

惡謂聘本欲初聘於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

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謂聘本欲初聘於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

之禮可見矣謂聘本欲初聘於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

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

未之有也或者以僖公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故

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

秋未嘗朝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周僖之賢君而對揚

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况晉未聘魯而魯助往

聘周先聘魯而魯苟答禮是辱王也禮不加爭勳之

謹也雖然猶勝於魯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家

宰四見於經唯糾以清三綱而書各歸之來聘禮雖

過學視則寵妾命篡弑者則其罪薄乎云尔謂聘本欲初聘於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

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

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不

敢先伯事而後王事也謂聘本欲初聘於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

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

何公不得為政尔按僖公未失政此說非也按京師

迴便如晉故言遂尔穀梁謂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

襄王二十三年二十有一年

晉文七年齊昭四年衛成六年蔡莊十

其二十祀桓八宋成八秦春取濟西田

也便滅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

于濟南曹地也

取之曹譯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

伯班其所執曹伯班其所執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思以也

樂安入河濟水自蔡陽東過魯之西至

公羊曰取之曹也魯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

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不擊國者吾故田也

國所等今却取之既是本邑不可係之他國耳

西固我之不書曹之田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

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罪誰知取聖人之有止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之藉地亦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无王命以正疆

私憾而晉討之非有至公之義乎或問晉為盟主諸侯擅相

責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取分之宜為更能

稟命于王也盟主錫魯夫然後蓋諱王取濟西田不係曹

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陽田亦

鄭謹魯陰謀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自歸

曰歸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

之地則善戰伐若敗宋師取郟取防伐齊取穀伐莒

取向之威不取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

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

亦止書取取根牟取郭取郭取郭是也取之而存其
 地於魯况魯晉非接壤之國何魯之甚哉廬陵李氏
 曰齊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魯田公羊以為魯所侵
 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齊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
 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歸我田又曰經
 齊田十桓元年以賂許田宣元八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
 襄十九年取郭田定十年齊歸郭田陰田哀二年
 取郭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齊歸郭田陰田哀二年
 吾田則繫郭田是也齊東沂西田不繫國者乘上
 文伐郭文也○左氏云仲臧文仲往非也若
 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同故不書按
 告余乞師皆書何為請田獨不書哉又云分曹地自
 濟以南東傳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
 取濟西田而已公羊云韓取同姓之田言本為晉侯
 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亦非也諸侯受
 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雖
 取同姓之田何足諱哉

公

如晉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齊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

公

如晉魯公魯不魯周而謹於事晉不亦慎乎
 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不亦慎乎○夏四月

四

卜郊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
 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
 不祭也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所以祭天不言郊
 天者謙不敢斥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

神受職焉臣禮而事天也百神天之羣神郊天而備

禮則星辰不曾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

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

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黼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記注疏卷之六十一

孤。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

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禮記注疏卷之六十一

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揚子曰天

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

於地地莫重於天禮記注疏卷之六十一

差失莫大於僭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既盜土地又盜祭天

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

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

書于策禮記注疏卷之六十一

其非禮之或以卜

大者也

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牛傷皆在正月此年成

十年義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牛傷皆在四月此年成

十七年郊在五月成或以望

七年宣三年成或以牲

免牲

七年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免牛於變之中又失禮也

明矣於非禮之中又非禮焉

其其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

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

後也。曾謂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禮，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禮未絕。曾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无愧，是周公之所弗居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祝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今以諸侯僭天子之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反之義，各稱位号之別，紊亂變更而失其宜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度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寡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

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家語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

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既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臘三月，殺牛唯具，性用騂，尚赤也。用贄，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郊。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听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禮記曰：天子以冬至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饗帝牛有變，則改卜饗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饗牛，若卜饗牛不吉，及饗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牲曰牛，牲傷亦曰牛。禮記曰：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借孰甚焉。故或因其瀆，亂不時，或因其災異，不復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

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教者一蓋魯郊雖替行之
已父視爲希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半之有變及
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替禮也二卜不從
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不
其矣牛災者作亦可見魯郊之替鬼神弗與也四月
五月固爲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
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教之大也
田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
謂以周之二月以前以啓蟄爲正月中之氣也然炎氏
謂以周之三月以前以啓蟄爲正月中之氣也然炎氏
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正是祈穀之郊乃夏
之孟春春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於三句者禮
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下旬而盡於三句者禮
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
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
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
時而謂也聖証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
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借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
早或論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
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

穀之說異矣廬陵李氏曰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
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
及禮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
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爲魯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
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
往公止之其後實爲西時齊桓欲封禪晉亦鯨等事
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亦鯨等事
證謂此皆東遷之傍禮且引定四年祝鯨舉成王命
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辨難其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
而祝鯨之言亦有備物典用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
棄禮記諸書也又曰郊之用卜則也古者大事皆決
於卜之公羊以爲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
以卜之牲與日按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
日則天子亦下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
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不從乃免牲

免牲者爲之緇衣重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

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辟也田氏曰亡乎人言無
賁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辟也田氏曰亡乎人言無
賁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辟也田氏曰亡乎人言無

古者大事決於卜

周禮太宰前

十日帥執事而卜

而卜

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

禮洪範龜從筮逆作

事

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謂日不吉也所謂不從者

不敢郊故須免牲也注氏曰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牲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

郊廬陵李氏曰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

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

若不見其不郊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

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既書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何也

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

蓋以僖公免牛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

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

之緇衣續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巳傷曰牛

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猶三望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牲牲

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亦無望可也

望祭也而祭之也望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

望因於柴常祀而告祭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

類又云至于代山宗柴望秩于山川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

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必望祭若

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

而猶望也猶釋是必釋而猶釋也

猶釋譏其可以已而不不知已不當為而為者也猶朝

于廟幸其不可已而不遂已當為而為者也美惡不

嫌同詞廟稷曰春秋書猶三猶二望猶朝于廟

其不可已之詞也其三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

禮記謂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禮記曰故禮記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

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禮記曰天子以爲知大道不踐

其位不行其禮禮記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

山之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

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

廢則望禮可以不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

其非禮禮記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

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

禮記左氏云牛卜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非也繫者即牲牲之名矣豈必卜日哉且魯人必

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

郊可否也蓋疑魯之卜郊卜郊可也其日吉否也非卜其

禮記公羊謂泰山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

野之星及境內山川據鄭杜止以諸侯祭其封內云

耳况河海淮非魯封內又諸侯无祭分野星辰之毒

且魯既借天子蓋於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耳公羊

謂之禘禘之郊社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

止行祈穀之郊社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

與郊書之无異而書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

魯望不出境何爲言猶以譏之若壬午猶釋之書乎

公羊之說必有分傳屬李氏曰三望之異同何也

說左氏者以爲分野星及封內山川說公羊者以爲

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爲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

望爲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况望乃祭山

川之名何得以爲分野之望乎若以三望爲魯之封內

魯所得祭則常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爲泰山

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內故不當祀然既

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而用朱長文之說

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

不合矣要之後說又曰三望書猶何也猶者胡氏

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率爲恨胡氏

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爲議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

氏說是以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詞也

此而猶如此者幸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

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爲幸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

附錄

左傳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辭也穀梁傳婦人既

嫁不踰竟想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

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

預國事也主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

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

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家氏曰內女適人

事示有別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

無呂武之禍矣王氏曰前漢呂后以高帝時與政遂致臨朝稱制擅王諸呂幾危刘氏唐

武后以高宗時與政遂致廢黜中宗自登大宝革始

為周書婦不可得也求而得信公之女叔姬為桓公夫人

經不書婦昏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廿被出乃見

經伯姬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矣僖五年狄侵

長子代君父來糾長子戎公既卒次子桓公繼立其

而曹甲因又見入故二十八伯姬又來此年又來

求婦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願其行之越禮意欲

魏曾借援以扶其小弱也

不終或者推輿於此故

其非礼尔公羊云兄弟

狄圍衛

其過臨川吳氏曰長狄患中國晉文不能獲之善以志

晉霸然豈以晉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傳作於

狄之久而神之敬

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奪武子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

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見詩莊

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見隱公

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

之而衛國忘亡見僖公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

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

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張氏曰

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

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

殺家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伐衛衛人忘恩

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

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家氏曰

齊桓晚年不能救黃酒曰黃遠而力不逮此衛近於

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

不相聞尚何以為盟主哉

附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

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五十四年三十有一年晉文八年卒昭五年成十七年

五十四年三十有一年晉文八年卒昭五年成十七年

附錄晉陽楚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

盟左傳夏狄有亂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

所以罪衛也盟乃衛人所欲盟會中國諸侯之禮

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廬

帳刑牲飲血以要之哉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盟

狄猶不可况盟之乎非我族類而就其靈帳
以与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凉之辱者矣所以
詩書以可飛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

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
繫之。必大捷焉。祀子白，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
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子西乞術曰：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
里，其誰不知？公辭焉。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便謂之曰：爾何知中？蹇叔謂之曰：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我必有二陵焉。其南陵夏
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冢也。必死是間，余
救爾骨焉。
秦師遂東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子高梁其事甚
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

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
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
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
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他國之

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
文褒貶耳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
則不勝書矣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
甚多如王殺周公黑有王子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
鄭弒昭公及子亶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
殺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於魯魯史不書於策故春
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撰者諸國之史而
夫子筆削攷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廬陵李氏
曰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伯
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文侯
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捍王于艱錫以拒營為東周
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與其
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
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

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摯晉侯不以爲繁何哉蓋自
武公以支代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
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
何所承止何所稟經復略之勤王固爲大義然特以
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
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閔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
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爲無績於
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故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
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
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
遲桓公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
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郵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
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
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
桓公者衆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
乎桓公者亦多於桓公也實衰乎桓公者非桓匹
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
故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代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
可與楚爭楚抑而秦具矣此桓公之不肯爲也桓公
會則不迨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仇矣
盟子虎則停矣此桓公之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鄭
不納子華懼其釐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咄批

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
爲也夫子正講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二十五年三十有二年
二十六年共五桓公成四十五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
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
脆又險而脆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
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
步師出於散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
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
使視客館則束載房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
淹久於散邑唯是脯資餼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
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散邑
若行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滑國也
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无故滅人之罪者矣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嘗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

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

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臨川曰國子二十六年有伐齊取

仇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公公子遂聘齊以解○夏四

秦違寔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

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栾枝曰未報秦施而伐

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

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

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具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

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

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

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

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害之矣先軫怒曰武夫

力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

寡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特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其謂之秦何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平傳其謂之秦何

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

諫曰子而之也木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

者辛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

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敵嚴是文王之所謂風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

○秦師

○殽

○孟明

○視

○西乞

○術

○白乙

○丙

○遂

○墨

○以

○葬

○文

○公

○晉

○於

○是

○始

○墨

○文

○嬴

○視

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无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程子曰晉不稱君君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志親皆惠其惡甚矣秦為无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兵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穀在弘農湖池縣西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而經書晉人敗秦于穀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怨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海虞胡氏曰荷殯逼葬冒衰起兵日不可晉衰與姜戎要而敗之則又甚焉厄人于險非仁也却喪用兵非孝也故書晉人及姜戎以疾之

陳氏曰晉之伯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穀敗之秦晉之情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外會師不言及特書及而晉子敗稱人惡晉也周氏曰桓十四年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則知宋人者宋公也此書晉人及姜戎則知晉人者晉侯也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秦氏曰秦不言師狄之也劉氏曰其謂之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皆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棄其師也王氏曰義曰書敗秦于穀若晉人敗狄于其之類也秦伯不納寔叔之言卒敗于穀三帥被執喪其師旅害及生民斯貪而無謀者也戎狄无謀而貪故書秦如狄茅堂胡氏曰春秋述天倫明王道故尊中國而書爵抑夷狄而卒号不以地之遠近分貴賤也若居中國而不忠不無礼無義則亦夷狄之秦晉所宅皆帝王舊都而

書敗秦于穀晉伐鮮虞是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

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

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

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

矣倘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

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春秋惡秦之用詐襲人而狄之惡晉之皆惠微勝而人之是故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

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劉氏胡氏從之也

加師字耳廬陵李氏曰穀梁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接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其曰秦之為狄自穀始則亦必有所專也

癸巳葬晉文公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狄

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于戈也

侵齊因晉喪也二十二年秋侵齊傳以爲因晉喪狄

之所所以敢侵齊者間晉之震因晉之喪則狄未嘗

無畏晉之心也晉紛狄而莫之援是爲可罪焉爾○公

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秋季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

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

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

爲爲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

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

之夫子錄焉見詩揚之水小序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

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太廟違義以報其怨殘民

動眾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謂曰信公懷升陞
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
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其事直書其罪見矣謂曰
升陞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侵伐我也夏公伐邾取其
邑秋公子遂又伐之无各甚矣家氏曰齊桓之沒宋
楚爭伯曾乘之以伐邾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沒秦晉
交兵曾又乘之而伐邾歲至於再每乘伯國之多事
而侵陵小國春秋
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謂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
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擗其妻饁之敬相待
如實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
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禹管敬仲担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艸君
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及自箕襄公以三命
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
命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御復與之冀亦未有軍

原陽邑縣南有箕城謂曰秦晉同國鄭在檉及
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縱其寇
中國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初
伯唯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然以衰服從狄
既敗秦而又敗狄也陳氏曰晉帥天下諸侯以接戎狄
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為之迁帝立而晉不能收
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家氏
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一月
公至自齊張氏曰比事觀之問晉而虛邾所以因齊聘
大夫之聘謂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
朝輕重不倫不可言禮矣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
聘以三公冢宰之重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信公不
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
幾若知勝之交耳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鄰之
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
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經自莊公娶離女之後如齊不
致此特書至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國也廬陵李氏曰晉
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
中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

年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絕續之會三強睥睨之數○乙巳公薨于小寢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伙師小寢非正也

左氏曰即安也謂民曰小寢內寢也周制王宮六

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抵朝退適路寢聽政使

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

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

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

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整

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

見矣家語曰于小寢被不以其地也曾諸君沒於路

華而君于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時終涉灋水被冕服憑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濟多難此人君沒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哉靈陵李氏曰傳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城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闕宮復泮宮克淮夷牧桐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脩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樂可想矣但盟榘未返邊有邦師之敗葵丘猶急遽肆陽公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之重乃乞師蠻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滅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頃會楚之失浦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袵之禍傳公何以道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鄢之耻此信之不得全為賢侯也况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救孫氏始公孫

之編。則傳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實。公羊傳何以書說異也。殺李重也。可殺而不殺。李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

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

道草木猶犯之而况君乎周之十二月夏之

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後假陽威。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臨則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微也。剛曰九月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京氏曰李梅當剝落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李重也。陰成陽毒。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象臣專君作威福。

其施必悖無以統萬家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

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二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蓋謀討三桓而為慶。薛宰我之對。因戮人于社。附會於周人之木。其自與哀公言以啓時君殺伐之心。故夫子責之。

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

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

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義陵許氏曰傷公實

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開弱繼之。二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魯微著矣。獨社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錄之者。因以明天地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必詳志之以示戒。爾盧陵李氏曰隕霜二。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救。穀梁皆謂舉重。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至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爲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附錄

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鬲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欽而葬之郟城之下○晉陽處以侵蔡蔡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洧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六

